

亲历

记者凌晨登上桐庐专业捕捞队的新渔船——富春江上 鱼肥人欢

■ 本报记者 沈琳 戴欣怡
通讯员 方菲 蔡美兰

凌晨2时30分,桐庐富春江的水面黑得仿佛吞没了探照灯的光。桐庐县国有专业捕捞队队员陈斌已经和他的“搭子”戚贤会忙活在浙桐渔00104号渔船上。我们跳上船尾,险些跌倒。陈斌一边递来几件橘色救生衣,一边打趣道:“记者同志,站稳咯!咱这船可不比岸上稳当。”

我们所在的船,是桐庐县刚组建的全省首支内陆国有专业捕捞队的新式渔船:7米长的铝合金船体,配着汽油挂机灵活转向,比传统的木船、铁皮船轻快不少。

过去几个月里,20名像陈斌这样的“捕鱼能手”通过层层考核,组成了国有专业捕捞队。他们配置统一样式的渔船,经过统一培训,还肩负着比普通渔民更多的责任——既要捕鱼,也要护渔。

专业捕捞队到底有啥不一样?趁着近日富春江4个月来首次开渔,我们跟着他们当了一回渔民。

老渔民手把手教技能

“坐稳,要开船了!”戚贤会一声吆喝,渔船发动,朝着江中央加速驶去。陈斌站在船尾,借着探照灯检查刚展开的渔网。这张网长200米、网眼14厘米,严格按照捕捞标准设计。他特意用拳头比了比网眼尺寸:“以前私人渔船偷偷用密眼网,连拇指长的鱼苗都捞走,我们这网专逮大鱼,不抓小鱼。”

凌晨3时,船速渐渐放缓,陈斌开始往江里撒网。“首先要避开航道,选择水流平稳处,水浅不能放网,网会漂起来,其他船开过来打到网就危险了。”陈斌边放网边和我们解释,这些知识他早就滚瓜烂熟,“这些都是考试内容,当初招募名额只有20个,有80个人报名,理论知识、捕鱼技能、游泳技术全要过关才行。”陈斌聊起自己的考试经历颇有点自豪。

看来好像并不难,于是我们凑上去试着跟着撒网,一上手就发现远比想象的复杂——渔船在匀速缓慢行驶,带着渔网下坠,我们拿着的网前面没理顺,后面撒出的渔网就开始打结。

“新手都这样。”陈斌连忙接过我们

手里的“乱麻”,手腕一抖,渔网像展开的扇面一样滑入水中,不一会儿,三张网全部下水,他边示范边解释:“这手艺属于实操课,进队后有老渔民手把手教,其实我以前也是乱撒,现在这样效果好多了。”

过去的富春江上,使用“三无船”、违规渔具的偷捕时有发生,国有捕捞队成立后,不仅给队员系统培训安全操作、捕鱼技能、内陆捕捞法律法规等知识,还专门请了经验丰富的老师传授捕鱼经验:从风向研判到水流方向,甚至如何减少鱼群应激反应,都有一套科学方法。

“看那片漩涡!下面至少三窝鲢鱼。”陈斌突然用灯光指向一处看似平常的水面。“为什么?”我们好奇地问。他笑着解密:“水流打转时带动底层的泥沙和浮游生物往上涌,鱼就爱在那扎堆。这都是老渔民教给我们的。”

“以前谁敢教徒弟?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戚贤会蹲在船头接过话茬。他的父亲是富春江老一代“鱼眼师”——仅凭观察水花就能判定鱼群种类和数量。国有专业捕捞队成立后,老爷子被请来当技术顾问。“我爹那辈人说,捕鱼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活,现在不一样,咱可是持证上岗的技术工。”戚贤会咧嘴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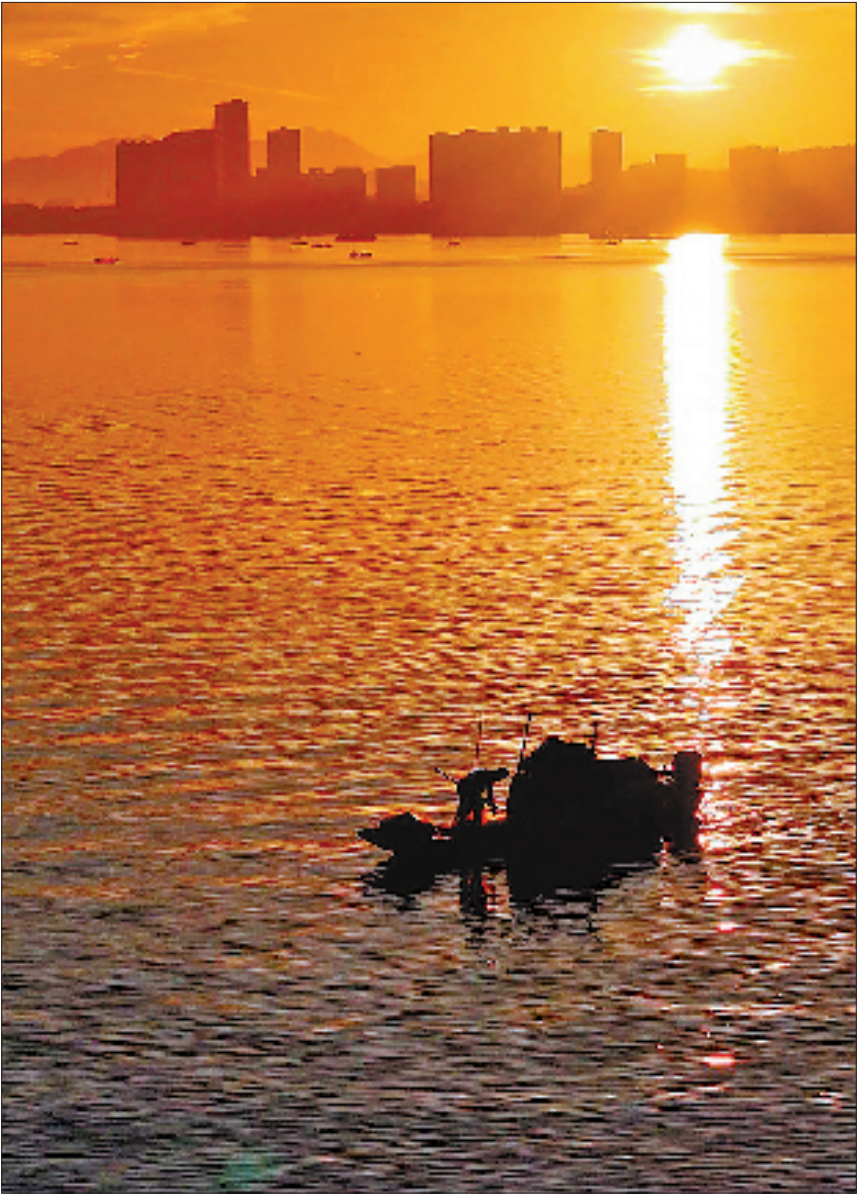
陈斌掏出口袋里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上面写着学来的知识:水温在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鱼最多,连续晴天后的第一个阴天是好时机……日志本上记满水温、阴晴与鱼群的关联。这些老渔民的好经验如今成了国有捕捞队的标准化课程。

三网捞到100多公斤渔获

“起网!”晨光微露时,陈斌低喝一声,拽起渔网开始使劲,“哗啦”一声,沉重的渔网浮出水面,银色鳞片在晨光里炸开,活蹦乱跳的鲢鱼、鲢鱼挤满了网兜,小鱼则匆忙得从拳头大的网眼“逃走”。

“这一网少说50公斤。”让陈斌兴奋的不仅是数量,“你看,全是1公斤以上的大鱼!几年前哪能网到这么大的鱼。”陈斌用膝盖压住一条挣扎的胖头鱼,“以前非法捕捞多,导致这里大鱼越来越少。”

看到陈斌的第一网初战告捷,我们跃跃欲试,也想尝尝这丰收的喜悦,陈斌



△ 日出时分的富春江。
受访者供图



△ 记者(右)在陈斌的指导下开始收网。
通讯员 马丁 摄

台州“浙里就业”服务企业1.15万余家、求职者10.5万余人次——

小站点撑起大就业

■ 本报记者 罗亚妮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脉动,一头连着万家灯火。

针对就业公共服务面临的“下不去、推不动、落不实”等一系列问题,浙江以“浙里就业”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破题。去年以来,浙江在台州试点开展“浙里就业”综合服务站点建设,推进就业服务增值化改革,156个站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目前,这些站点已服务企业1.15万余家、求职者10.5万余人次。

“小站点”如何支撑起“大就业”?日前,我走进一个个服务站点,在服务专员忙碌的身影与穿梭的脚步中,感受这些基层服务点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巨大便利。

让商户觉得政策真能帮上忙

路桥区十里长街开街后,便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热闹商圈。300家固定店铺、25个集市摊位,人气火火了创业和就业需求。而专为此片商圈打造的十里长街就业综合服务点,就坐落在商圈最核心的位置。

下午3时,雨刚停。十里长街就业综合服务站专员郭静茹收拾好资料,把笔记本和政策宣传单装进帆布袋,像往常一样开始挨家走访。

“商户流动快,新搬来的一般不清楚创业政策,得多跑几趟。”她告诉我,服务站从去年12月运行到现在,这是第三次全覆盖摸排,“现在一周大概抽一半时间去上门沟通。”

跟着她穿过几条小巷,从北段开始走访。走进“厚滴酸奶”店,没有客人,店员在收拾操作台。“你好,请问店主在吗?”

“老板不在,今天不来。”店员看到她穿着印有“浙里就业”的蓝绿马甲,停下了手里的活。

听到回复郭静茹并没有转身走开,她拿出宣传单笑着说:“我们是就业服务点的,来讲讲路桥区的创业政策。老板要是毕业不满5年,算大学生创业,能申请补贴。”



记者(中)与专员郭静茹一起挨家挨户走访,为商户送政策。

通讯员 夏晓波 摄

“我们老板挺年轻的,好像刚毕业没多久。”店员接过宣传单,“我打个电话问问。”店员跟老板说了几句后,把手机递给郭静茹。她一边跟店主聊一边认真记着,聊完补了句:“您还没缴社保吧?按政策来说,社保缴满6个月能申请创业补贴,满1年可以申请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方便的话加个微信,我把详细政策发您?”

我发现,在走访过程中,无论店主是什么态度,郭静茹都很耐心。有人热情问,她就慢慢讲,把政策讲明白;碰到忙的,就简单说核心内容,不耽误人做生意,也把服务送到了。

一个下午我们走访了15家商户,把每家商户的摸排情况详细记在了笔记本上。“等会回去得把这些走访记录整理成详细的摸排清单,需要后续联系的商户,更要记在待办事项里及时跟进,不能耽误了人家的事。”郭静茹说,服务得到位,但绝不能给人家添堵,得让他们觉得这政策是真能帮上忙的。

根据地域特点设置服务内容

在台州,就业服务站点并非千篇一

律。它们在做好基本服务的前提下,更会根据地域特点“量体裁衣”。

临海市东塍镇就业综合服务站内一体集成零工市场、共富工坊等区块,除了基础服务,还专门给灵活就业的、就业有困难的人提供帮扶:包括通过培训推荐就业、安排共富工坊兜底就业、劳动维权保障就业等。

上午8时,东塍镇就业综合服务站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服务专员周沙娜把新收录的招聘信息打印好,一张张贴在告示栏上。贴完后发现有一位女士对着新贴的信息出神,她走过去轻声问:“看上哪个岗位了?这几家彩灯厂都在附近,需要的话我们工作人员带你去面试。”

女士摇了摇头,她说自己姓林,想找份工作,但身体不是很好,不能从事长时间或者重体力的劳动,没法达到企业招聘岗位中身体健康的要求。

“这怎么办?”我低声询问周沙娜。周沙娜快速划着手机寻找联系人,扭头对我说:“你先带她去进去登记。”

我带着林女士进屋,把求职登记表和笔递给她,“这边填一下姓名、电话,还有想找的工种,周姐去联系人了,咱先填完等消息。”



在沙门镇就业综合服务站,专员朱芳芳(左)指导求职者登记信息。

受访者供图

没一会,周沙娜就回来了,她略带歉意地说:“联系了几家企业,都对工作量有要求。”顿了顿,又说,“我琢磨着,要不你先到站点的共富工坊干段时间?活儿是计件的,时间灵活。”

见林女士点了头,周沙娜立刻转身:“走,我带你去看看。”她带我们穿过服务站侧门,拐进一间屋子。里面布置得像儿童乐园,地上铺着海绵垫,有滑梯、积木等小玩具。“家里有小孩也能带来,有人照看,工资能高不少。”周沙娜叮嘱道。直到走出工坊时我还没回过神,没想到这么快就帮就业困难的人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时工坊内已经有10多个人在做工,周沙娜把林女士领到一个空工位,“咱们主要做彩灯,跟镇上好几家彩灯企业签了长期合同,不管旺季淡季都有保底订单,不会没活干。”

因为林女士没有相关技能,我们就让她先做包装,一个月大概能赚3000多元。“我已经和工坊里的老师傅打过招呼了,你有空就跟着学习焊器、验灯,过段时间站点还会安排技能培训,你到时参加,等这些活儿都练熟了,就换其他技术岗位,工资能高不少。”周沙娜叮嘱道。直到走出工坊时我还没回过神,没想到这么快就帮就业困难的人找到合适的工作。

看出我们的心思,第二网就换我们上手。我们站起身来,用力扯着渔网,打结的渔网拖着我们的手臂沉向江心,陈斌眼疾手快,迅速用手抵住我们后腰:“劲儿要使在腰上!”

浸透水的渔网比想象中要重得多,我们才拉了不到50米就手臂发酸。陈斌接过渔网后开玩笑说:“你们这细胳膊细腿,还是我来吧,收网是个力气活,得轮流来。”

第二网、第三网上来,数量没有想象中多,但是种类更加丰富。鲈鱼、鲢鱼、包头鱼、河虾、鳊鱼、江鳊……足足八九种,加起来有100多公斤渔获,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返航时经过一处废弃码头,不少锈蚀的铁皮船半沉在水中。“鼎盛时这里停着上百条渔船,现在船越来越少。”戚贤会指着其中一条说,“那是我叔的船,年纪大了,船就开不了。”

我们不由想起此前在桐庐县畜牧农机渔业发展中心渔船终端管理平台上看到的场景,在富春江流域的地图上,每一个绿色小船符号代表一艘桐庐的持证渔船,记录着它们在江面上的行动轨迹。左侧的船舶列表显示,现有船只61艘。

“这是现在所有桐庐的持证渔船总数了,这些年渔船越来越少,10年前还有上百艘。”桐庐县畜牧农机渔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潘望书解释,以往渔民要捕鱼,需要申请内陆捕捞渔船指标。不过,根据政策,2009年起我省禁止新增内陆捕捞渔船,而持证渔民达到65岁就要自动退捕。一边没有了增量,一边原有持证渔民越来越少,桐庐组建国有捕捞队,破解的正是这一难题。

“今年我们的渔船数量将出现增长。这些通过考核的渔民无需自购船,渔船统一由桐江渔业公司提供,收益和公司按比例分成。”潘望书说。

江鲜一条龙直供餐桌

“到码头了。”陈斌一声招呼把我们思绪拉回到映着晨光的鱼篓上。

“这么多鱼,都能卖掉吗?”看我们心里没谱的样子,陈斌笑着说:“你们心放肚子里,有多少卖多少!”

天刚亮,船一靠上码头,江风送来东门渔市的喧嚣。这里只允许持证渔民销售渔获,小广场中央的19个摊位,成为

国有捕捞队的专属销售窗口。

“国有捕捞队的鱼到货了!”不知谁喊了一嗓子,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向19号摊位。“张老板,今天的鳊鱼保准让你满意!”陈斌掀起活水舱盖子,肥美的鱼儿扑腾起水花。张老板是附近“渔家乐”的采购。我们帮忙拎起一条鳊鱼递给张老板,鱼身湿滑差点脱手,沉甸甸的坠得手腕一酸。“小心鳞片!”陈斌提醒的话音未落,鱼尾“啪”地甩了我们一脸水花。张老板哈哈大笑:“这劲儿,绝对是野生的!”他拇指掐进鱼鳃翻开查看,鲜红的鳃片像花瓣般张合:“看看这鳃色,刚从江里捞出来的鱼就是不一样。”

鱼市渐渐热闹起来,我们跟着陈斌体验了一把“卖鱼郎”。陈斌递过来两双橡胶手套,“你们戴上橡胶手套可以方便一点。”正说着,他忽然从鱼堆里拎出一条金灿灿的江鳊,鳊鱼扭动着缠住他小臂。“这可是宝贝!”他轻轻捏住鳊鱼下颌给我们看,“嘴唇厚实没伤,说明没被电伤过。”围观的人群发出惊叹,手机镜头齐齐对准这尾足有婴儿臂粗的“水中黄金”。一位女士挤到前排指着那条江鳊:“给我装起来,马上就转账!”

“小陈,今天收成怎么样?”杭州桐江渔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斌每天来一线“摸底”,他拿着本子走到陈斌的摊位询问。“100多公斤,快卖完了。一条江鳊就卖了1000元。”陈斌支付宝到账提示响个不停,他顿了顿,“这样算下来,一年保底有20万元,勤快点能冲50万元。”

孙斌翻开台账:开渔半月,卖出1万多公斤鱼,比去年同期增长40%。“现在我们统一品牌、统一销售,还和十大江鲜餐饮名店签订了购销合作,江鲜一条龙直供餐桌。”孙斌一边介绍,一边打开手机屏幕示意我们查看他们的未来规划,“瞧,以后杭州还要开‘桐庐江鲜’专营店,我们送过去的每条鱼都带溯源二维码。”孙斌说,他们将通过统一管理、专业捕捞和品牌运营,努力让“桐庐江鲜”成为浙江江鲜的“金招牌”,助力桐庐打造“江鲜第一城”。



沈琳



戴欣怡

顺序把这些信息一条条抄录到表格里,很快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报名名单。

另一边,朱芳芳已经跟玉环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对接上了。“下周先在服务站集中上3天理论课,之后统一包车去学校练实操。”她边说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安排,“到时候车我们联系好,人也跟着过去,有啥情况能及时照应。”

“站点的培训计划是跟着企业需求来制定的吗?”我问。

“以企业需求为主,但不完全跟着走。”朱芳芳翻了翻上半年的培训表,上面记着数字办公技术、直播培训等课程,“除了企业当前急需的,一些比较新的、对他们长远发展有用的技能,我们也会主动安排。”

在安排培训计划的间隙,朱芳芳的手机消息提示音就没停过。

“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有三四家企业把招聘信息发到群里了。”她指导我把这些新岗位信息一条条整理好,更新到电子公告栏上。另一边,两位求职者刚填完登记表,我就按照着她教的,把他们的姓名、技能、意向岗位发到企业群里,还特意标注“有5年车床经验”“可即刻到岗”等具体细节。

“基层服务工作就是这样,琐碎又具体。”朱芳芳说,这些事看着不起眼,却把企业的用工需求和求职者的就业期盼稳稳连通,让供需两端的对接及时又实在。

据介绍,目前服务站点的有的分布在人口密集、产业集聚的重点乡镇(街道),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服务下沉,是乡镇就业服务的“总客服”,有的与产业园区、人力资源市场、商圈以及高校合作共建,为企业或特定群体提供差异化、精细化就业服务;有的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嵌入式建立就业服务专窗,打造村级就业服务点,延伸服务触角。



罗亚妮

